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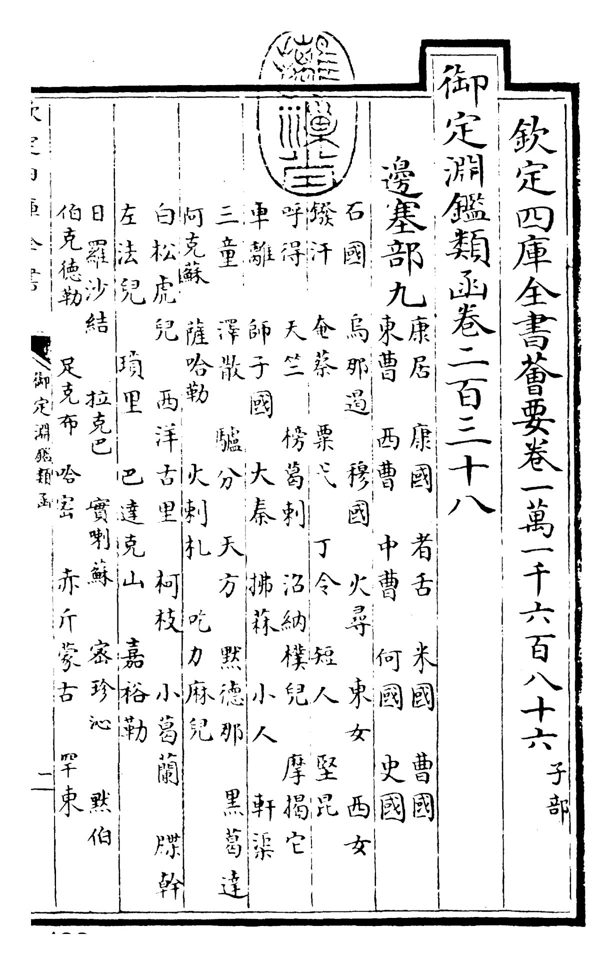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八

邊塞部九

康居　康國　者舌　米國　曹國

東曹　西曹　中曹　何國　史國

石國　烏那遏　穆國　火尋　東女　西女

䥢汗　奄蔡　粟弋　丁令　短人　堅昆

呼得　天竺　榜葛剌　沼納樸兒　摩揭它

車離　師子國　大秦　拂菻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天方　默德那　黑葛達

阿克蘇　薩哈勒　火剌扎　吃力麻兒

白松虎兒　西洋古里　柯枝　小葛蘭　牒幹

左法兒　瑣里　巴達克山　嘉裕勒

日羅沙結　拉克巴　實喇蘇　容珍沁　默伯

伯克德勒　足克布　哈密　亦斤蒙古　罕東

楚遜 安定鄂端

康居

原杜氏通典曰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户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奏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燉煌酒泉

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也　增晉書曰風俗及人貌衣服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産良馬晉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

康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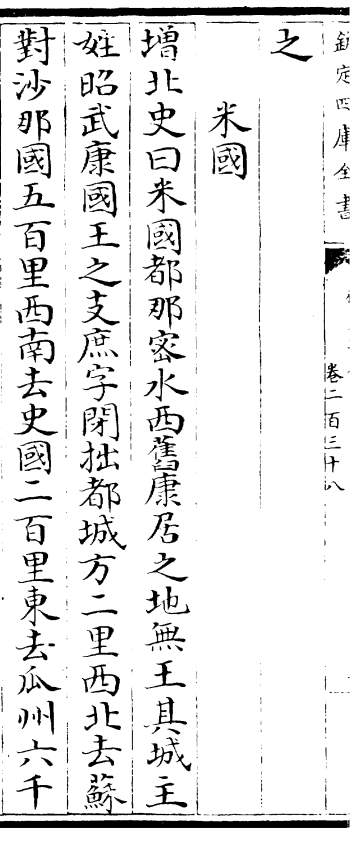
增隋書曰康國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恒故地其王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為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

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為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國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氣候宜五穀勤脩園疏樹木滋茂出馬駝封牛黄金硇砂䀻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以十二月為歲首有婆羅門占

星候氣以定吉凶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

者舌

增舊唐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貞觀五年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為之賦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苑囿萬歲通天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娑鉢提為康國王開元十六年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為曹國王默啜為米國王許



之

米國

增北史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隋大業中貢方物

曹國

增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

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祭之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入貢

東曹

增新唐書曰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

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闗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國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為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隷麾下髙祖大悦

西曹

增新唐書曰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覧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寳元年王哥

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慰諭之不聽

中曹

增新唐書曰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善戰

何國

增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

武康國王之族類風俗與康國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諸王其君日一詣拜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史國

增北史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

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為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唐貞觀十六年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為佉沙州君為刺史開元十五年獻舞女天寶中詔改史為來威國

石國

增文獻通考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

鄙也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斬闕下王子走大食乞兵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烏那遏

增隋書曰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

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增隋書曰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火尋

增新唐書曰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

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颰遮城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東女

增文獻通考曰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别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别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

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户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髙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内傳男官受而行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立之凡二次為小王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簒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垂璫足曳䩞䩮

履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黄金風俗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遣使入貢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臂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

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等皆詣劒南韋臯求內附上天寶所賜詔書臯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羌

西女

增文獻通考曰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

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産男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鏺汗

增隋書曰鏺汗國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俗多朱砂金鐵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貞觀初王契苾為西突厥所殺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為王治呼悶城

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
諭三年以渴塞城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開元
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
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為和
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
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奄蔡

增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

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葢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一曰溫那沙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

粟弋

增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名馬牛羊珍果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附庸小國四百餘城魏太武帝時

遣使朝貢

丁令

增文獻通考曰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别種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脳

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增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到斯國國中甚多珍寶

堅昆

增文獻通考曰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

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增文獻通考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天竺一

原杜氏通典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

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隷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亦名波羅國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黒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則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或曰壽五百歳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一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增後漢書曰俗與月支同而地卑濕暑熱乘象而戰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梁書曰魏晉世絶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濵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内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四年方至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

敎麗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　文獻通考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毘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梁天監初天竺王

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國臨大江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駿馬　舊唐書曰天竺國或云婆羅門地在葱嶺之南周三萬里其中分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

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迴七十餘里北鄰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為夫婦宫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役使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為宫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咥氏或云剎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簒弑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

可以切玉又有梅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齒貝為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卷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惟梵志種姓披白疊以為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為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足截耳割鼻放流

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筭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書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跡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番諸國惟天竺不通帝以為恨浮圖玄奘至其國其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曽有摩

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戎言中國為摩
訶震旦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其四天竺國王
咸遣使朝貢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累遣使來　文獻
通考曰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長史王玄策使其國尸
羅逸多死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玄
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擢玄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
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
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

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輙爛以槖駝髑髏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為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聽還開元中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晉

天福中滄州僧道圓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遥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為引導一切有情生死海中度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

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施護者烏填曩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陁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誐羅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摩羅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囉國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荼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凡

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孥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施護之所述云雍熙中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為飾出乘象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遊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衣細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寃抑候王及妃出遊即迎隨申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

五穀六畜果實與中華無異市易用銅錢文漫圓徑如中國之制但實其中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黒衣姓張名哩里沒用錦綵為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天竺二

增紀事宋范成大吳船錄曰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

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堦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髙昌焉耆于闐踈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葱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處遂至健他羅國謂之中印度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

攔陁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
滔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
階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
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自云别有傳
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屠自鹿野
苑西至摩羯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邨隸焉僧徒
往来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峰巋然山北有優波掬
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峰云是

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邨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獅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鰕羅寺謂之南印度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

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
風塔度絶壑登山頂大塔廟云是七佛説法處山北平
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説法華
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
有大寺及伽蘭陁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
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
誦經百日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
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隷漢寺又有樹提迦

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陁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巓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

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

榜葛剌

增續文獻通考曰榜葛剌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淛地港自港至索諾爾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至巴勘達斡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王殿宇廣大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甲冑執鋒刃弓矢丹墀左

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王正殿高座嵌八寶
王箕踞坐其上劒横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
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絲帨躡金錦羊皮鞾俗尚信義
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不施脂粉耳垂寶
釧項挂纓絡髻椎後又一種印度飲食男女不同處夫
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托則同邨人輪膳官有
印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
類中國歷有十二月無閏産高你布兜羅錦翠羽金繡

巾琉璃明永樂中遣使朝貢正統三年又表貢

沼納樸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沼納樸兒在榜葛遖西古天竺國也居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寶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遣人來朝貢

摩揭它

增文獻通考曰摩揭它一曰摩伽陁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

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
殑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獻波羅樹樹類白楊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
味愈西域遠甚髙宗又遣王玄筞至其國摩訶菩提祠
立碑焉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
方物烏茶者一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
律六百里西罽賔四百里山谷相屬産金鐵蒲萄鬱金
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

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蘖利城一曰曹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

車離

增文獻通考曰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别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方數千里

人長八尺乘象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獅子國

增梁書曰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拘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唯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形但出珍寶明其所直商人依價取之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獅子遂以為名晉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

工歷晉宋代尚存建康瓦官寺　文獻通考曰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氎

大秦

原杜氏通典曰大秦一名犂靬（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

國人也　增晉書曰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牆壁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異習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會合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有夜光壁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

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稟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後魏書曰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生土中其臍與地連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

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有幻人能頟上為炎爐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其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漸似菌拆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

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以舶上絞車舉
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人質直
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
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桓帝延
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始乃一通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
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拂菻一

增舊唐書曰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晶琉璃為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宫省發理其枉直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珠寶衣錦繡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鵞毛緑色常在王側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為之絶高峻凡有十萬餘户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

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黄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金秤以金九十二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九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黄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

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遂絶俗皆衣繡出入擊鼓建旌旗旛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竟不能致貞觀十

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强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金帛屬大食焉開元七年正月其主因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揑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人來貢

拂菻二

增跳丸　出火魚豢典畧曰大秦國俗多竒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羊臍出土　鳥口吐珠上見前下見大秦國　九聲候日　水氣流風俱見前

小人

增文獻通考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為海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增文獻通考曰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

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而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增文獻通考曰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

澤散

增文獻通考曰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與安息城谷最近西南至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增文獻通考曰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天方

增續文獻通考曰天方在海西之盡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為盜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皆白玉為柱黄甘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每見月初生其長率其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又日落聚為市蓋日中

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麂馬八尺髙名天馬珊瑚犀角明宣德七年國王遣臣沙瓛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回歷與中國歷前後差三日

默德那

增續文獻通考曰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歷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不食

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别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敎入中國其敎以事天為本明宣德壬子國王遣使隨天方使来朝貢

黒葛達

增象胥錄曰黒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

少市肆市用鐵錢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常遣使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阿克蘇

增象胥錄曰阿克蘇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鬭鮮飢寒永樂中常遣使來朝貢

薩哈勒

增象胥録曰薩哈勒在阿克蘇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邨落畜産孳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恥鬬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或曰即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常入貢

火剌札

增象胥録曰火剌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

鍼線永樂十四年常朝貢

吃力麻兒

增象胥錄曰吃力麻兒山男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黄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達卷無市肆交易無期永樂中常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即阿勒瑪國

白松虎兒

增象胥錄曰白松虎兒舊名蘇滿塢里國中無大山亦

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常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為神父老曰西北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永樂中來貢

西洋古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西洋古里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狠奴兒國其人淳厚行讓道路不拾遺喜事浮屠地宜穀麥産沈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鷴胡椒馬五色鵶

鶻石明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戎朝貢馬

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為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

柯枝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峙去古里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鐘鼓汲泉濯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明永樂十年遣使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為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小葛蘭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要會也俗尚浮屠少物産歲藉榜葛剌國米為食

牒幹

增續文獻通考曰牒幹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濵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明永樂中國王伊喇福遣使來朝貢

左法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左法兒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奉回回教産西馬鶴頂駝雞福祿片腦沈香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宣德中又朝貢

瑣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瑣里西海中小國也産撒哈剌紅八者藍布覘木里布白苾布明洪武中國王遣使朝貢圖其土地山川以獻賜大統歴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

貢

巴達克山

增續文獻通考曰巴達克山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明永樂間來朝貢又有納古爾國齊哩木丹國奇喇尼國沙喇斯國庫特尼國烏沙克塔拉國噜密國布察納國沙拉齊國巴克雅爾國堪巴哩替國俱朝貢

嘉裕勒

增續文獻通考曰嘉裕勒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傭鄰國明永樂宣德中俱遣使朝貢

日羅沙結

增續文獻通考曰日羅沙結西海中小國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明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温納丹時鎮等來朝貢

拉克巴

增續文獻通考曰拉克巴地去西域遠甚洪武九年遣

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

賓喇蘇

增續文獻通考曰賓喇蘇明永樂閒遣人來朝貢宣德中遣八人來朝貢

𥦗珍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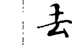
增象胥錄曰𥦗珍沁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為渡以日中市諸賈畢集見中國磁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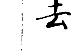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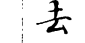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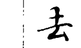
明永樂中來朝貢

默伯

增續文獻通考曰默伯初西番旣衰其苗裔曰棟戩其子曰巴珍覺始附宋賜姓趙改名忠順忠順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襲巴揚族長金定陜西巴揚族長古嚕敍世昌金遣兵執戩藏斬之以世昌子戩藏爲特格族都管大定四年宋破洮州特格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默伯隆布彭布本哩克四族耆老大僧等立扎實結爲默伯四族

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隆布族南限
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本哩
克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彭布族與西夏容魯族接高
寒無絲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
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逐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
什角念金為其父報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移剌
咸至臨洮使人招扎實結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
每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



厚其賞賜後木波苦邊將貪暴相率為寇掠同知臨洮尹楊仲武入其營曉諭羌人喜悅寇遂息後復侵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復遣仲武往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乃羅拜而去

伯克德勒

增續文獻通考曰伯克德勒不詳所自遼太宗天顯三年伯克德勒來貢穆宗景宗世時來貢不絕

足克布

增續文獻通考曰足克布不詳其始遼時歲來朝貢聖宗常置足克布等部節度使其七部太師阿勒達殺本部節度使以叛命華格討破之道宗時足克布默古斯叛發諸蕃部兵討之擒默古斯以獻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哈密一

增明一統志曰哈密本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西北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廢唐貞觀初内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為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回納實喇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居之明永樂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其弟恩克特穆爾為忠順

王仍主哈密以其頭目瑪哈穆特和卓等爲指揮等官三年忠順王卒無子其兄子托克托襲封六年托克托遣使朝貢九年托克托卒以其從父子博囉特穆爾嗣改封忠義王自是朝貢不絶

哈密二

增匈奴下馬之山 李陵題字之處明一統志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過此必下馬拜 馬駮山在哈密東南有望鄉嶺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 娘子泉

鬼魅磧明一統志娘子泉在威達爾河東呼都克布拉克宋史哈密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

闕甚
近

赤斤蒙古

增明一統志曰赤斤蒙古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時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二年詔建赤斤蒙古千户

所以塔爾尼為千户賜誥印尋陞衛以塔爾尼為指揮塔爾尼卒子且旺舒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絕　續文獻通考曰其產麩金鼓磬硇砂肉蓯蓉胡桐律緊䍬草柏脉根沙棗駝

罕東

增續文獻通考曰罕東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明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自是歲貢不絕

楚遜

增續文獻通考曰楚遜地在甘州迤西南東抵安定衛西抵肅州衛漢為張掖郡地元置楚遜塔拉元帥府明永樂四年設楚遜衛宣德中貢方物

安定鄂端

增續文獻通考曰安定鄂端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産馬槖駝玉石秦漢初猶為月氏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薩里輝和爾安定王布延特穆爾或曰雅布達勒遣使貢

刀劒鎧甲等上賜織金文綺遣之即其地分為鄂端阿津庫先特哩四部賜布延特穆爾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鄂端自是朝貢不絶安定王係哈密宗屬永樂末安定與楚遜叛洪熈元年以李英為都督討之仍朝貢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乃服屬之

謹案第十四頁前四行在葱嶺之南按舊唐書之

南作西北

第十五頁前五行惟梵志種姓刋本姓訛志據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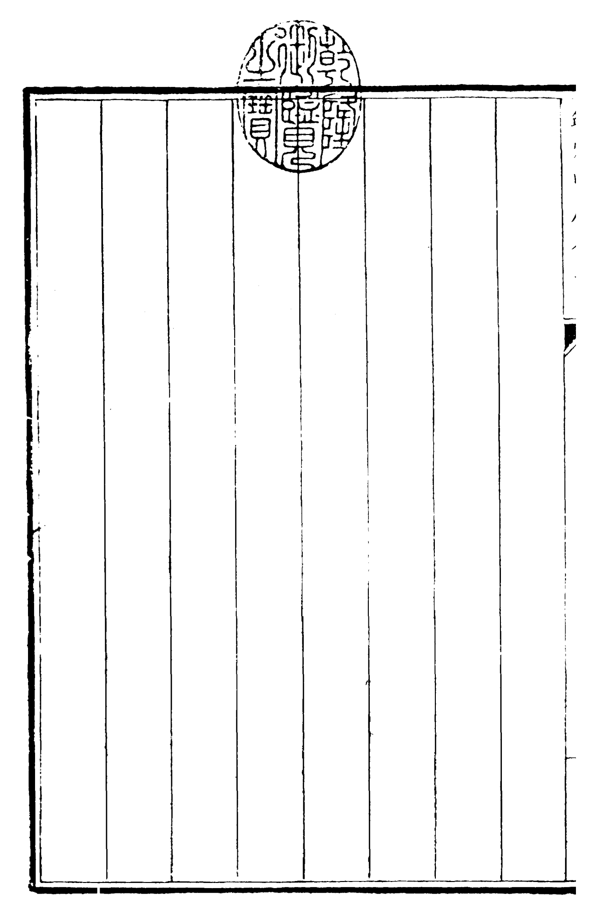
唐書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其人皆學悉曇章刋本學悉訛

悉學據舊唐書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云是梵天書法按舊唐書無書

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七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邊塞部十 北狄總敘 匈奴 南匈奴

北狄總敘

原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玁狁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

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湖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晉强戎服而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隂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强盛圍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鼂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

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
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絶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
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
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
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
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復大冦盜莽又發兵屯戍議滿
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

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臧宫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盛光武納班

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操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

既强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為二國大邏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强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

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温彦博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殺掠而去契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黄麞谷仁節死焉又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

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增明世烏梁海三衛與威喇時為邊患厥後河套愈恣猖獗成祖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故地畀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大寧故烏梁海地也洪武中於古會州大寧設行都司封寧王永樂起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乃移王與其軍內地遂以三衛地畀烏梁海使仍為三衛約為外

藩居則偵探警則捍禦此棄大寧立三衛之始也三衛叛服不常陽為藩蔽而陰常致寇初通阿嚕台繼結威喇且挾以為重時永樂屢出師親征阿嚕台二十年七月征阿嚕台還召諭諸將謂阿嚕台悖逆以烏梁海為之羽翼耳當分兵剪之遂身將大軍擣其巢宣宗宣德三年九月烏梁海犯大寧帝親征皆生縛之是時阿嚕台與威喇各相讐殺威喇瑪哈穆特子曰托歡孫曰額森九年四月托歡攻阿嚕台殺之因通烏梁海烏梁海遂

駐牧遼東塞正統九年七月烏梁海入寇英宗命成國公朱勇等分道出戰破福餘於會寧泰寧朶顔於虎頭山三衛從是寖衰而怨中國益深因糾額森為之鄉導乙巳額森大舉入掠王振奉英宗親征次土木衆潰英宗遂北行景帝景泰元年尋請和送上皇還三年正月額森攻其可汗布哈布哈率十餘騎奔烏梁海依薩卜丹是時額森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

還因東結朶顔西交哈密𦜕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䧺卜丹殺布哈額森遂自立為可汗十月遣使上書貢貂鼠皮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荅書時給事中林聰言額森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則縱逆仍其故號則激怒乞勅來使歸語額森以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額森弑簒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若從其偽稱是與其弑主也

答書宜仍稱威喇太師否則絶其使彼犯我邉塞即興師致討詔再議廷臣言可汗乃彼渠長常稱答書宜稱為威喇可汗稍示覊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為部渠常稱在威喇則為皇帝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且稱我為可汗誇示諸部無復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懟怨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勑封為敬順王或稱為威喇王帝曰額森雖桀驁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威喇可汗時額森新立意在通好中

朝貢市往來然數年間賞賜亦不下百萬矣至朶顏諸衛初開互市繼以土木之變罷之後復議子貢然彼亦常竄名威喇使中故三衛使疊至頗為威喇間天順初年額森平章哈喇襲殺額森諸部分散立其子小王子實巴勒確克王子為雄弑小王子屢入冦尋實巴勒確克稍衰而摩囉歡阿勒楚爾少師孟克皆與實巴勒確克相讐殺遂更立托色為王托色故小王子從兄也扵是摩囉歡阿勒楚爾博勒呼三部入河套爭水草盤據為

患自此始矣已而阿勒楚爾結伽嘉色凌博勒呼結摩

囉歡各自為黨出入套中伽嘉色凌又殺其黨阿勒

楚爾併其衆以結滿達勒滿達勒後不知所終時河套為

寇巢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而大臣以糜費無

算遂止小王子部落和碩最强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

馬池爲梁海朶顏部落益蕃而獨和坦次子巴爾斯驍勇

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小王子三子長阿爾

婁次阿爾哲卜色次蒙郛勒沁太師額布勒殺阿爾婁遯

入海西西海之有寇自額布勒始也阿著稱小王子子三長濟農次諳達次婁巴圖濟農諳達於諸部中獨强最為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濟農死諳達日强盛有子曰杭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畏之用命過於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咸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銛利望之若氷雪然總督曾銑䟽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畧十八事并營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言謂銑開

邊釁嵩言于帝曰諳達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于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河套者周廻三面阻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諳達犯京師明年與

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遂罷馬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為諳達衆所毁矣先是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黒河一黄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等居之築城建墩宫殿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諳達入寇衆至數萬尊諳達為帝三十九年夏諳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

守老弱廵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咨北徙趙全奔匿後諳達孫巴罕鄂濟來降諳達執趙全等以獻請贖還那吉把漢那吉者諳達妻所鍾愛孫也以郤於諳達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讙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語諳達即急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諳達老且死而杭

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杭台吉搆則兩利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實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以為不可時諳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涕泣諳達尋亦悔遂擁十萬壓境王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諳達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諳達欵塞叛人趙全誅之闕下以諳達為

順義王諳達弟婁巴圖濟農子濟納皆因諳達上表通
貢封賞有差仍許開市諳達死杭台吉嗣王更名齊圖
噶徹哩克嗣封龍虎將軍蓋自諳達奉欵而三衛亦修
職稍謹矣合采續文獻通考及明紀諸書

匈奴一

原杜氏通典曰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
北邊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　趙孝
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

府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彀者十萬彀張也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悉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

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滅六國使蒙恬收河南地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西擊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單于姓孿鞮氏按後漢書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

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漢初定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于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强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

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　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

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畢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苦匈奴為患數間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一殺牛以饗賔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常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戰之士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是時匈奴强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

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和輯士卒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義渠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數千里爭利

則人馬罷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于是上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

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不然三代之盛非威不能制强不能服也以為逺方絶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

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廹脅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截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

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于河南斬獲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伊穉斜單于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其

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一名天山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

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窴顔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是時天子廵邊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烏維單于伊稺邪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竒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主父偃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皇帝蠶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却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適足以結怨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三年漢使光禄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

謂光禄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禄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　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鬭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乏之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

而為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收之利人富兵強行行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濵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

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阪崤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于田常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内定其國西絶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撫拯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也匈奴之車器無銀黄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褘曲襟之制覩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工女

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長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篤于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　宣帝初烏孫昆

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鋭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

輒當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　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𤝜山諫　為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壼衍鞮之弟反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

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于道以為寵衞）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國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天子采之　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强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

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也即就湯為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今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彼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興

師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徼倖生事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毁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翖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内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

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常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陶莫皋）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

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纍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猶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河水也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黄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徼外藉湯姐之場羌屬也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六月為二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匈奴為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且昔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

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髙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

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是為無策今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

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虚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餐糒飲水以歴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必不得疾行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二

增却霜　隨月宋書其俗以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　漢書匈奴傳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光祿塞　夫人城漢書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　又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四大姓　五單于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

氏　下

見前

匈奴三

增歌漢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顔色

原論漢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

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違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

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云云 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

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亂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賔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六載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歳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乃若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

南匈奴

原杜氏通典曰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

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内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常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漢記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

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頗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輙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乇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單于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單于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單于衰

弱臧宫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来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髙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部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黄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

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匈奴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而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

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益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

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獲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匈奴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為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

空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幷領降衆無縁復立於除鞬以増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

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

策之要也朝廷不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

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
苦虛内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
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
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
寧忘戰日久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于是右賢王
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
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

為邊患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謹案卷二百三十九第五頁前三行威喇舊作瓦剌　六頁後二行薩卜丹舊作沙不丹　七頁後五行實巴勒碓克舊作時孛來瘸　又六行摩囉歡舊作毛里孩　八頁前五行和碩舊作火篩　又六行和坦舊作花當又巴爾斯舊作巴覺孫　又八行阿爾婁舊作阿爾倫又阿爾哲卜色舊作阿著卜孫又蒙郭勒沁舊作滿官嗔　又後一行額布勒舊作亦不剌　又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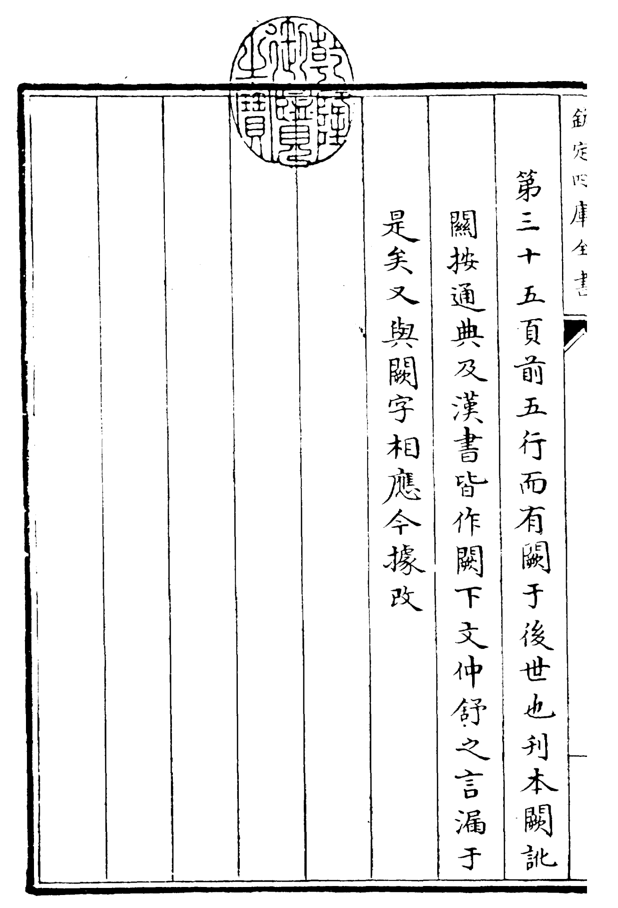
濟農舊作吉囊又諳達舊作俺答又婁巴圖舊作老把都　又四行杭台吉舊作黄台吉　十頁前二行巴罕舄濟舊作把漢那吉　十一頁前三行齊圖噶徹里克舊作乞度哈扯力克今並改從徴此

謹案第三頁後四行比能自明帝以後刊本脫自字據通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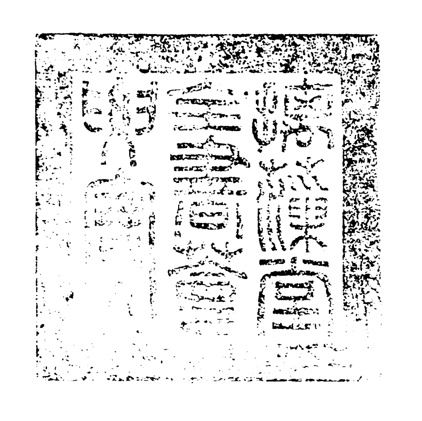
第九頁前一行以夏言曾銑收河套刊本銑訛銳據明史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三代之時刊本三訛全據通典改

第三十三頁前七行重不可勝刊本重訛更據通典改



第三十五頁前五行而有闕于後世也刋本闕訛闕按通典及漢書皆作闕下文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又與闕字相應今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